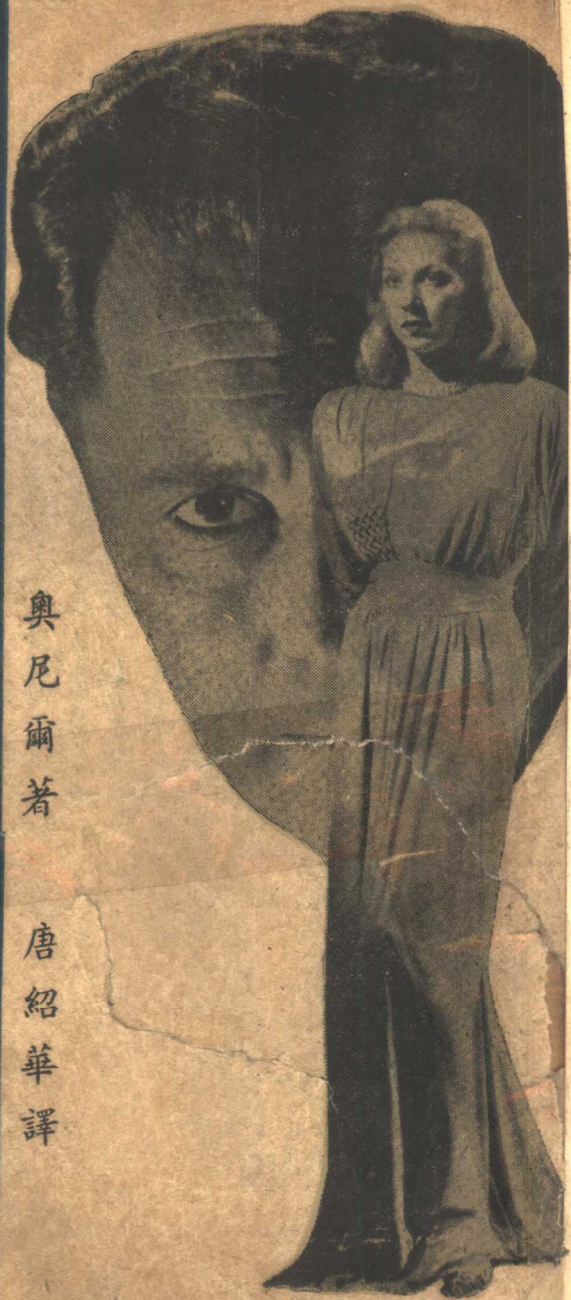


人性

靈魂的鬥爭

奧尼爾著

唐紹華譯



人 性

奧 尼 爾 著
唐 紹 華 譯

中國文化事業社印行

本書原著者奧尼爾先生，是美國近代最偉大的戲劇作家，聲譽之隆，舉世無有匹敵。中國最負盛名的劇作權威，幾本成名的劇本，說是受爭脫胎於奧尼爾的著作，也不為過。著者的成功處，在能對人類的根性作深一層又深一層的剝掘，故其筆調充滿了使人顫慄的力量，而其情節與結構，却又奇異曲折而自成合情合理的邏輯。本書是他唯一的長篇文藝創作，（正如本社出版的重慶小夜曲是中國名劇作家焦菊隱氏唯一的長篇文藝作品）其價值尤遠在他的劇本之上。譯筆流利，原著風情畢露，堪稱名著名譯。

人性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定價每冊五元

著者	奧尼爾	譯者	華紹
作者	唐國文	出版者	事業社
譯者	中國文	行	化事業
出版	上海武	售處	路二六九
行	上海五		洲書報
	全		國各大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人性

第一章

一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西線的戰事仍是激烈的在進行着。

協約國天空有一架戰鬥機在作偵探飛行，不幸正遭遇到了德國大批前來空襲的飛機。這英勇的戰鬥機便不顧一切的迎戰前去，激烈的戰鬥并未能進行很久，這不幸而英勇的戰鬥機在連擊落敵機三架之後，也不幸被敵人所擊中了，英勇而機警的駕駛員雖然跳出了已經燃燒的飛機，但太遲了，他也竟變成了火焰的一部份，火葬在色當要塞的天空，這位駕駛員的名字叫做哥登。

可是，僅僅是兩天之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的協定便成立了。當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忘形狂歡的時候，哥登的死訊隨着他的榮譽以及勳章也正好傳達到了他的未婚妻的家中。

二

新英格蘭一個小小的大學市中李資教授家裏的書齋。這個房間在他底居宅之前部，窗子開向一片狹長的草地，草地的那一面，便是住宅區的幽靜的街道了。這是個很小的房間，天花板很低。傢具是以一種對於古老的新英格蘭式傢具之愛好而選擇的。沿牆壁排列着嵌玻璃的書櫥，幾乎高及天花板了。書櫥中都滿陳列着書，大部分是些希臘拉丁原文的古典名著——其中有許多還是很珍貴的。時代稍後的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古典名著，以及當「S」還依然像是一個「F」時期一切英國作家的著作，也還有幾個那時以後的作家的作品，其中最晚近的要算塞克爾雷(Thackeray)的作品。因之，室中的氣氛像是一間舒適文雅的隱居室。綿密地佈置得像一間神靈的殿堂一樣，在此安全地有着過去的文化護衛者，一個逃避現實的人便可以平安地遠遠地像是一個高於一切的人，帶着屈尊似的輕蔑，觀望着現實，而加以憐憫，甚至覺得有趣似的。

室中有一張氣象很大的桌子，一隻頗能相稱的笨重的安樂椅，另有一隻搖椅，還有一條用坐褥墊得很舒服的長凳。那張桌子被放置在房間的左面，安樂椅又在桌子之左，搖椅在房間正中，長凳在右首。

有一個出入門在右壁後部。

時間是晚秋某日的向晚，被林蔭遮得清涼而光度稍弱的陽光使室中充滿着令人舒適的光亮。

一個中年女僕底聲音諳熟而帶敬意地從右邊說着話，接着她便領着一位客人走了進來，

他是個高而瘦的三十五歲的男子，十分講究地穿着英國縫工製就的外衣，他底外表是個英化了的新英格蘭紳士。(New England 爲美國 Maine 等六州之總稱——譯者註)他的臉之長與寬比起來覺得太長了，鼻高而狹，前額很闊，柔藍的兩眼像一個好幻想的自我剖析者底眼睛，薄的唇帶着諷刺而又有些自我嘲笑慘然的象徵。在他過遭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女性的氣氛，可是無論從外表和行動又都難以看得出來。他的態度是冷靜而穩重。他說話帶一種小心的自然，就像一個人要靜聽他自己底談話似的。他底手長而細弱，佝僂的肩背就像一個從來不喜歡運動并被人視爲身體柔弱的，肌肉萎萎的人一樣。他這人底主要特點是一種甯謐的動人，一種感人的氣氛，一種好施的友愛，總是喜歡聽人家說話，熱心於去同情人家，喜歡人家并被人所喜歡。他的名姓叫做查理斯馬爾斯登。

當他跨身進入室內，他那高而佝僂的身軀已經倚靠着了那些書櫃，回頭向那女僕點點頭，并且和藹地微笑着說了一句：

『我在這兒等候着，瑪琍。』

他底眼向她看了一下，然後掉轉頭慢慢向房間四週注視，帶着一種對於那些書親密的內容之鑑賞的快樂。他愛惜地微笑着，他那高興的聲音帶着一種使人喜歡的回聲吟誦出下面的字句：

『神聖的殿堂！』他的聲音帶一種單調的使人高興的味道，他底眼睛無神地瞪視着他底縹緲思想。然後又喃喃地說道：『這教授底無與倫比的退隱室是多麼完美呵……』

瑪爾驚異的望着這位來客半頓，甚至忘記了去通報她的主人了。

他似乎毫無所感似的，微笑着，然後再去俯身仔細地去參觀那些書籍。

『這麼多年以來，他一本書也沒加添，還是那樣的排列……當我第一次到這兒來的時候我是幾歲呀？……』他一面看書，書却勾起了他不勝感惻的回憶：『……六歲，整整的六歲，同父親一道……父親……他底面容已經變得怎樣模糊了呵！……正當他臨終之前他想向我說話……那醫院……那冷清的發着沃突法（Jodofon）氣味的病房……那麼炎熱的夏天……我伏身下去，父親底聲音是低弱得那麼難以聽見……我不解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意思的話……那一個兒子曾了解過臨終父親的話？……』

父親死時他才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那時那種惶恐的傷痛，此刻追憶起來，使他底面孔變得慘然了。接着他搖搖頭，企圖拋開他底這種不幸懊喪的思想，於是便在室中漫步起來。

『在這樣一個愉快的下午怎麼竟想起這些事來呢！』於是他便轉想到了另一個切近的事情。他離開了故鄉僅僅三個月，但他現在決定不願再留在歐洲了，因為，他在那兒一個字也不能再寫出來，因為他看見死者與殘廢者太多，甚至把他的思想也傷害了。

『怎樣去解答那凶殘的問題？這工作確是太重大了！……』他再嘆了一口氣，接着自嘲似的：『可是回到這兒……這裏有的只是人生的插曲，沒有正戲，問題輕鬆得多了……然而在這昏昏欲睡的城市裏，我所寫的又能有怎樣的價值呢？……』

想到這裏，他幾乎又要灰心了，但是立刻他又想到了教授，教授的已經死去了六年的夫

人，以及支配着教授精神生活的寧娜……

寧娜？這一個記憶裏的安琪兒，她現在是一個女人了——一個已經知道了愛和死懂得了愛和死的女人了……想到這裏，馬爾斯登不禁地打了一個寒慄，這女子是當她還是女孩兒的時候就支配了他的一切的，但她的支配者却是那死了的勇敢的運動家，後來又改當爲飛行師的哥登。然而誰又想得到呢？支配哥登的却是一團火焰。當哥登在戰鬥機裏滿身火焰地被擊落下來……剛好在休戰的前兩天，多麼惡毒的諷刺呵！……他那令人驚嘆的運動家的軀體——寧娜的愛人，她的靈魂底支配者，却成了一塊鐵絲籠中的燒焦了的骨頭……

他苦惱地冷笑着。

他底臉上忽然佈滿了深刻的痛苦與憎惡。然後不禁地又吟誦起來：『人生沒有什麼，但是能嘗到初戀一半的甜蜜，也應該死而無怨了……』說完這句話以後所得到的悲哀，令他不耐煩地又在室內徘徊起來。

三

亨利李資教授以一種急促的步伐走進室內，當他發現客人原來是馬爾斯登的時候，他的臉上表現的是一種愉快的輕鬆的表情。老教授是個五十五歲的瘦弱矮小的人，頭髮灰色，頭頂已禿。他底臉孔現着寧謐有學者風的神情，而龐雖然太小而又秀氣，但依然壯嚴動人，他有着聰明的眼睛和一種微帶諷刺意味的微笑。生性怯懦，他底防衛是對全社會都裝出他在教

室中那種怡然自適的高超態度。凡是涉及到現代實際問題，他自然地傾向於尊重形式的偏狹意見，這更加强了他底那種防衛。——可是他對於希臘與羅馬帝國的道德風尚那優容的理解，却又是最新，甚至最革命的！然而，他這幅在教室中的架子，拿到教室以外來應用時，却不大如意。在他這架子中有一種不足服人的氣氛，常使他那更廣大的聽衆——尤其是教授自己，感到一種微妙的惶惑。因為馬爾斯登是他底老學生之一，加以他又從兒時就認識了，所以他們相見是十分從容自然的。當然其中更帶着顯然的喜悅。

他倆幾乎是同時伸出了手，於是熱烈地緊握了很長久的時間。

『看見你，我高興極了！』老教授帶着真正的愛意，同時輕輕地拍了拍馬爾斯登的手背：『查理，我真沒有想到你這樣快就回來了。』

他坐在桌左他底椅子上，一面招待馬爾斯登去坐了那隻搖椅。

老教授把目光從馬爾斯登的面孔移向窗外，再從窗外的深秋景色上移到他的臉上，他底面孔此刻一面想着，一面滿現出自私的輕鬆。他認為馬爾斯登的即時歸來，正是他的好運氣，因為只有他才可以使寧娜恢復安靜的生活。

馬爾斯登却不會知道李資教授在這時候是有如此心情的，他對於老教授的保持暫時沉默，乃是一種久別重逢者應有的表現，但他忍不住要開口了，他說道：

『我也沒有想到這樣快就會回來的，可是，教授，歐洲叫我實在等不下去了呀！』他看着老教授皺眉的面孔，然後帶着困惱地神氣正經地接着又說下去：『我忍受不了。在那兒，』

凡是家屬朋友，沾親帶故的人，去爲戰死者守夜祈福的，已經有千百萬個了！……我在那兒曠廢我底時間，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老教授的脸漸漸變成了陰霾，眉頭皺成很大的結紋，查理的話正巧觸起了他的心思，大戰！……登哥！……寧娜！這差不多是三位一體的，又像連環性的物體，但如今只剩下了寧娜，因爲大戰帶走了登哥，也就帶走了寧娜的靈魂，却給他帶來了無名的苦惱……

這樣長時間的沉默，馬爾斯登不得不改轉話頭了，於是他說道：

「寧娜在家嗎？我得去看看寧娜，她……」

「她就會到這兒來的，」老教授同時又吐出一聲很沉重的嘆息：「你會發現寧娜已經大大的改變了；查理，寧娜已經不是以前的寧娜了？」

這一句話給予查理的反應，似乎是惋惜多於驚異，于是記憶又領他回到當哥登底噩耗傳來的那天早晨，老教授正在收藏一本不易得的古拉丁文珍本，寧娜捧着剛摘下來新鮮的玫瑰，他們走在花園的路上，雲雀在天空叫，一切靜悄悄……可是當那個黑衣的報信人傳出了那個噩耗的時候，她像遭到霹靂一擊，她底臉就變成灰硬的油灰，美麗消逝了——沒有誰的面孔能夠受得住深刻的悲傷……只是悲傷也似暴風雨一樣，來得突兀，去的也就很快，不過被悲傷所損傷了的心却永遠無法重新彌補了。

馬爾斯登又輕輕地呻吟了兩聲，然後用極關切的語調說道：

「你說變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變化呢，教授？在我起程之前，她好像已經要脫離那種

可怕的麻木的沉靜狀態了。』

那種沉靜麻木狀態確是可怕，像一具屍似的，從這屋裏徘徊到那屋裏，不說任何話，也不理任何人，健美的身體眼見着瘦弱，豐腴的面龐眼見着一天比一天慘白消瘦，最可憐的還是那凹陷的被愛情拋棄了的眼睛！……

老教授是不會觀察這些，也不會理解這些的，他的同情是一種憐憫——不僅憐憫他的女兒，也是憐憫他自己，所以這種出發點是含有自私的成份的，因為他的財產是書本，他的靈魂是女兒，他唯一的幫手而且的確可以幫助他的人——妻子，却已經死了，現在，靈魂又告麻木，這個善良的老人自然六神無主了。

馬爾斯登對於這種情形，他看得最清楚，所以對於老教授便發生了深刻的同情，願意來代替他妻子的地位而幫助他，當然更能吸引住他的，還是因了美麗的寧娜，他看教授沒有立刻回答，便又慢慢地而且小心地重復道：

『在我想像中，悲傷是會隨著歲月而消逝的，難道寧娜，……不過，你說她是有了變化，究竟是怎樣一種變化呢？教授！』

『你要我告訴你，她變化成了什麼樣兒嗎？』老教授停住了徘徊的脚步，然後看生馬爾斯登的眼睛，用一種極謹慎嚴肅的語調說道：『這一個夏天，她玩了很多次的高爾夫球和網球，同她底朋友們坐汽車兜風，甚至還跳過好幾次舞，而且她食量也好極了。』

『這不是很好嗎！這比我動身的時候，進步得太多啦，你為什麼還會因此而苦惱，』

『唉，你不知道，』李資不覺失聲而嘆了口氣，并向門外仔細地看了幾眼，然後像說一個秘密似的：『她現在又跑到另一個極端去了。什麼人都見，不管什麼樣的人，她都陪伴著他去玩，盡情的玩，其實是等於胡鬧。這孩子就好像已經失去了一切的辨識力或者並不願辨識似的。她還不間斷地說東道西，查理——簡直可以說是故意的胡說呀，對於一切都冷嘲熱諷開玩笑！』

馬爾斯登望着這個善良的老人很苦惱的樣子，很是同情，但一面他又覺到霏娜所做的一切是對的，因為她要以不斷地興奮的活動來忘掉那心底深處的悲感。

『教授，霏娜這樣改變生活的原因，一定是爲了努力忘掉那悲傷的往事。』說到這裏，不覺脫口而接著說道：『……實在她不能夠很快地忘記哥登的，尤其是在受了他那悲慘的死亡之震驚以後。』

這兩句話像一顆炸彈似的把老教授說跳了起來，並且引起了她無名的憤怒，但是他並沒有立刻表示什麼，而正在一心一意說話的查理也就沒有發覺，所以他仍舊說他的，在他的意思以爲這些話可以安老人的心。

『說到哥登，我已經在色當要塞附近，找到哥登飛機墜落的地方了。可是那裏什麼也沒有，除了一片戰爭。毀壞的荒涼之外，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找到什麼可以紀念哥登的什物，這對於霏娜是太抱歉了，你知道，霏娜叫我一定要尋覓一點東西，那怕是一草一葉也

可以……」

素有涵養的李資老教授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用一種被激怒的抗爭的表情，——制止馬爾斯登再說下去。

『看了上帝面上，如果你想重復寧娜健康的話，你就不應該再提起哥登。給她一個機會去忘記這些不幸悲慘的往事罷！查理，我們畢竟只有生活下去，而寧娜那能永遠追隨一具屍體一起生活呢！』努力制止他底惱怒，並用一種客觀的語調說下去：『你看，我是極力在避免地，不用感情地來看這些事情。如果你不善忘的話，哥登的死，我也和其他人一樣的悲痛過的。對於寧娜之愛他，我已經變得這樣妥協了——這是你知道的，在當初我有很正大的理由可以反對這門婚姻。因為我總以為，那孩子，不管他是如何漂亮，以及在運動和行為上是如何英武，却實在是出身於平常人家，而且除掉為他自己創了一番事業而外，並沒有一個錢。』

李資教授雖然如此滔滔不絕的像對千百學者而發表了一篇論文似的講演，但他的態度顯然是不耐煩地，他又急切地期望能夠得到聽衆的同情的附議，所以他的臉癢癢着就像要哭似的——

可是馬爾斯登對於老教授的這番議論却發生了反感，他認為像哥登這樣年青有為的青年，一定可以創出一番光榮的事業的，不能因為沒有錢，就抹殺了一切，不過他並沒有替哥登辯護，只是瞪眼細聽教授的發言，真像一個學生或是信徒在聽道理似的。

老教授對於對方的沉默得到了局部的滿意，主觀的以爲別人已經默認了他的見解。但僅僅利那功夫，又有一道陰影閃過了他的眉眼之間，他苦惱地乾嗽了好幾次，又在房裏徘徊了兩三趟，最後，終於把查理認爲了知己，而說出真心的話來。

「查理，我告訴你，但是說起來我真傷心，」他不覺地又頓了半頃：「我這個活父親還抵不過成了灰的情人鬼魂，我這意思你一定會懂得的，我不會看錯，也不會說錯的！……查理，你可知道，露娜底舉動好像非常恨我。」

「呵，那兒的話！」馬爾斯登也不免一驚，因爲這倒是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絕對不錯。」老教授很快的接說，而且態度堅持，聲音却微帶顫慄：

「我想，露娜恨我是有她的理由，但在我這方面，我爲的是大家都好，但誰能預料會得到像今天這樣結果的呢？唉——，查理，你或許不知道，正當哥登飛機出發往前線之前，他想要舉行他們底婚禮，露娜自然是答應了。從現在她口中露出的暗示，她當時定是非常急於結婚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却覺得那是不對的，我就把哥登帶到一旁，指示給他說這樣一種倉促的結婚。不但對不住露娜，即在他那方面也不大光明的。」

馬爾斯登驚奇地瞪視着教授，心中也感到了一陣下意識的滿足，但心中又不免冷諷地想着：這倒是一個高明的舉動！不過這樣做又是否光明呢？

老教授知道查理這時候是不便插嘴的，於是他又接着說出他的道理，聲調刻板發澀，不覺地又像授課了。

『我對哥登很坦白的說出了我的理由。他既出征，就有戰死的可能，而飛行的工作，更不僅是可能。不過我說的時候當然比較婉轉，可是哥登是多聰明的孩子，當然一聽就懂得了。這是實際問題呀！假若他戰死了，寧娜就變成一個寡婦，或許肚裏還有身孕，除了她可以從政府領點卹金以外，生活毫無來源，因為他並沒有絲毫遺產。但是在這一方面，寧娜却這樣的年輕，從她那樣的學問，那樣的美貌可愛，應有其光明燦爛的生活前途的。因此，毫無疑義地，我給他的結論是：爲了他自己，對得起寧娜，他們必得等到他從戰場凱旋歸來，並且在社會上有了榮譽和地位以後，這樣才是最公正的事。哥登沒有理由反對，所以也就很快地與我同意了。』

公正的事！……但幸福之所在，人們都非是壞人不可？……倫，不然就餓死！馬爾斯登心不在焉的却只往這方面想去，但當老教授以咳嗽希求他能表示也同意的時候，便不得不敷衍幾句，然而他的言語之間不由地帶了點譏笑的意味，他說：

『於是哥登就告訴寧娜說，他忽然覺悟了那於她是不公道也不道德的。可是我想他總沒有向她說明這事情本是由你主動的罷？』

『沒有，當然沒有，我曾請求他對於我說的話嚴守秘密。』

『可憐的哥登呀！……』馬爾斯登在心裏暗暗的叫了一聲，原來這位道貌岸然的老教授，竟也有老狐狸的狡猾！於是不由地他向那張認識了十幾年熟臉仔細地觀察了一番。十幾年來，除了額頭多加幾道皺紋，脣邊增添了兩片灰白鬍鬚之外，還是那樣固執嚴肅而又正經，

狐狸是不會生長這種樸實的面孔的，當然他底行為還是自私，其中也有點爲了寧娜……

是的，他底行為是自私，而且他現在也有點明白了確實對不起哥登，但究竟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呢？他也答復不出來，誰也答復不出來的。因之，他疑心寧娜忽然奇怪地曉得了他的壞心事，所以用暗示——臉色——和譏刺對他怨恨，她的怨恨是發生於她底幸福的被毀滅，而毀滅她的幸福的是誰呢？李資教授直覺的以爲就是他，所以對於女兒愧心，而精神苦痛！

四

從花園路上傳來了人聲，這熟習的聲音使李資教授身不由己地站了起來，並且急急使他底面容裝出溫文爾雅的表情，立刻年輕二十歲不止，活像一個頑皮的孩子聽見了他嚴峻母親的脚步聲一樣。

『查理，寧娜來了！』他的聲音微顫，嘴角上掛了一絲苦笑，很快又消逝了。

說也奇異，馬爾斯登聽說寧娜來了，也竟感到了異常不安，他底心在跳，因爲他不知道見到寧娜的時候第一句說什麼話才比較妥善！……

但是，他來不及再加思慮，這位女主角已經走到了門前。

當她走達門口的時候，竟用反抗的眼光直射着她底父親，她底臉上現着一種堅定不移的決心——這正是一種怨恨地悲憤交集的象徵。

寧娜，這位我們應該仔細注目的角色，因為她是這最不幸的悲劇中的唯一女角。她二十歲，身高。肩方面闊，大腿苗條而健壯，小腿長而發育得美，一眼看上去，像一個會游泳、拍網球、玩高爾夫球的，漂亮的女運動家的樣子。她有一頭金雲似的美髮，雖然現在剪短了，却更顯得年輕。

她底臉兒最能吸引住人，美比漂亮的成分多，骨架美好，前額高平而寬，她的鼻樑最直，那對適中的口之兩唇鮮明地愛嬌地展露在她那堅實的白玉似的齒骨之間。她底眼是全部最精彩的所在，美大而秀麗，像兩片寶藍色的海洋，難測深奧，而在不知不覺中誘你神思飄渺；然而自從哥登死後，它們有着一種在某種可怕的啞謎之前不斷地震顫著的意味，又像一種受了深傷因苦痛而現出挑戰者與愠怒的神情。她底整個態度，她所表現的那種心有重創的神氣，與她那健美的外表體質全不相稱。她底樣子是緊張的，神經興奮無常，有時或頹弱萬分，但始終却保持有一種可怕的意志的緊張在控制着她底鎮靜。今天她穿着一套顏色鮮明的運動服裝。大概是由於心神太為她底決心所佔據了的關係，以致沒有認出或看見馬爾斯登，她用一種緊張冷靜的聲音直截向父親說話。

『我已經下了決心了，父親！』她說得又是這樣的突兀。

這突如其來的說話把老教授已經紛亂的心情擾得更加紛亂了，他的確并不知道她這是什麼意思，也不敢想要知道她的意思，於是狂亂之中，他只得轉移話頭，急急地指着馬爾斯登道：